

军事五千年

④

少年儿童出版社

李光羽 著

军事五千年

(四)

李光羽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沪)新登字476号

责任技术编辑 张国昌

军事五千年(四)

李光羽 著

任至昌 插图 侯强华 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邮政编码200052

本书由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江苏阜宁印刷厂印刷装订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625 字数229,000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7—5324—1759—X/K—185(儿) 定价: 6.00元

前 言

《军事五千年》是《上下五千年》的姐妹篇，少年儿童出版社“五千年系列丛书”中的一部。

这部书写的是中华五千年历史的军事，其中包括从上古以来历朝历代的各种内部和对外的战争，中国古代战略、战术、兵制、兵法和兵器的发展和演变，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战将，等等。由于军事史是历史整体的一部分，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外交等等情况密切相关，军事史又有其本身的历史连贯性，比如，先有冷兵器，再有火药兵器。所以这部书尽可能作了横向的背景叙述与纵向的历史连贯。既不是孤立的、简单的军事书，又不是拼合起来的断代史。

这部书也是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弘扬爱国主义的历史故事书。史料可靠，取材精确，不用传说，不作虚构，但进行了必要的评述与适当的描写。在写作的时候，注意了深入而浅出，可信又生动。语言也是尽可能符合历史特点，又明白流畅。因此，《军事五千年》不仅可供中小學生课外阅读，也适宜广大对军事爱好的读者，包括解放军指战员尤其是青年战士参考阅读。

本书共分六册，这是第四册，写的是隋、唐和五代十国的军事。

目 录

前言	1
隋文帝北击突厥	1
隋军南下灭陈	4
隋炀帝穷兵黩武	12
瓦岗军起义	14
唐朝的建立	19
唐的统一战争	22
唐征突厥	25
李靖西击吐谷浑	34
李世勣北讨薛延陀	39
徐敬业起兵讨武氏	44
武则天平定政变军	49
安禄山反叛唐朝	54
常山郡起兵抗叛	61
颜杲卿壮烈就义	70
颜真卿平原首义	77
张巡奋起江淮	81
军民坚守雍丘	90

李光弼争夺河北	97
陷洛阳冤杀两将	105
哥舒翰兵败潼关	110
唐肃宗即位灵武	118
太原城唐军拒敌	124
张巡、许远守睢阳	132
尹子奇计穷力竭	138
忠烈血染睢阳城	145
唐军反攻失利	152
郭子仪克复两京	159
九节度使军溃邺城	166
激烈的河阳争夺战	176
史朝义途穷自缢	189
郭子仪再复长安	195
仆固怀恩反叛	200
郭子仪单骑退回纥	207
田承嗣三叛唐朝	215
讨四镇马燧败田悦	222
旧藩未平新藩又叛	231
朱滔、王武俊拒战唐军	236
颜真卿怒斥李希烈	244
唐军贝州破朱滔	254
泾原军叛长安	262
段秀实痛击朱泚	267
朱泚西攻奉天	272
李怀光反叛	279

李晟克复长安	287
马燧讨平李怀光	293
没有平定的叛乱	298
唐宪宗平三镇之乱	304
讨成德与归魏博	309
讨淮西唐军易将	313
释李祐分化叛军	319
李塑雪夜袭蔡州	324
藩镇之乱的平定	332
黄巢转战南北	336
起义军争夺长安	343
李存勖进击朱温	349
晋军灭燕	356
后唐灭梁	360
后晋的建立与灭亡	367
后周与北汉的战争	372
后周世宗壮志未酬	377
隋唐五代的军事	383

隋文帝北击突厥

隋文帝刚夺得政权，就立下了并吞江南、统一天下的志向。

可是，隋的对手不光是江南的陈，还有北方的突厥。

突厥是匈奴的别支。当北魏分裂，北齐和北周发生战争时，它愈加强大起来。突厥最厉害的是骑兵。隋文帝打算先吃弱的后打强的，也就是说，先攻灭了陈，然后再对付突厥。

开皇元年（581年，也即隋文帝坐上皇位的当年）三月，他问最得力的大臣高颍(jǐng)，谁可以称得上是本朝的将帅人才？

高颍知道隋文帝企图南下灭陈，就推荐了贺若弼与韩擒虎两员大将。

隋文帝于是命贺若弼镇守广陵(今江苏扬州)，韩擒虎镇守庐州(今安徽合肥)，准备进军江南；同时，又命次子杨广镇守北边，以防突厥南犯。

到了九月间，隋文帝即急不可待地命高颍试探南攻，把部队一直开到了建康对面的长江边上。

不料就在这年十二月，突厥兴兵南犯。隋文帝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北面，将先南后北的战略改为先北后南。

这一改变是必要的，及时的，也是切合实际的。

为什么这么说？

突厥骑兵凶猛，而且有南犯的意图；相比之下，陈只求保住江南半壁河山，对隋并无威胁。隋如南伐，背后给突厥一捣，不得了！反过来，隋如北攻，后方却大可不必担忧。

如果北攻与南伐同时进行，那是两个拳头打人，更不足取，非但不能获胜，弄不好两头倒楣。

因此，隋文帝决定：先北击突厥，除去了主要威胁，再稳步进军江南。

隋怎么对付强大的突厥骑兵呢？

一位曾经出使突厥的将领长孙晟(shèng)，上书给隋文帝，分析突厥的内情道：

“突厥貌似强大，其实内部分立，宜对他们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

这内情是确凿的。突厥名义上由沙钵略可汗统领，实际上分成四个部族，以及许多小的部落。这四个部族的首领，一个是沙钵略可汗本人，地位最高；一个是他叔父，实力最强；一个是他兄弟，最得人心；一个是他伯父的儿子也即沙钵略的堂兄弟，那伯父将可汗位子传给了兄弟也即沙钵略的父亲，以致这个堂兄弟没当上可汗……

长孙晟提出的远交近攻、离强合弱，具体办法是：结好他叔父，由西面牵制沙钵略；联络他兄弟，从东面牵制沙钵略；游说他堂兄弟，从南面牵制沙钵略。这样，沙钵略可汗分散了力量，就无能为力了。

这时恰好江南的陈宣帝病死，陈后主即位。隋文帝就声称遵礼不征伐有丧的国家，撤回了南下的兵马，改为北进。

陈后主是中国历史上出名的荒淫皇帝。隋军不来犯，正

好享乐。所以此后隋与突厥发生战争的几年中，他始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就如隋文帝实行先北后南战略时所预计的，隋可以放心地北击突厥，绝无后顾之忧。

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一边对突厥各大部族实施远交近攻、离强合弱，一边调兵遣将，迎战沙钵略可汗。

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当年十二月。一名隋将率领二千士兵，与沙钵略可汗主力遭遇。隋军四面抗拒，战斗三天，把刀枪都打折，箭都射光了，只得赤手空拳与敌苦战，打到后来，手上皮肉碎烂，以致看得见骨头。突厥死伤数以万计，沙钵略为隋军的气势压倒，只得退兵。而隋军也损失了十分之八九。那名带队的将领身上受了五处伤，其中两处竟被敌人的长枪刺透！

第二年春，沙钵略可汗集结重兵，再次大举南犯。

隋文帝也发二十余万人马，分七路出击，大败敌军。

乘着胜利，隋文帝进一步分化瓦解突厥内部。

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实施愈来愈显现出效果：先是沙钵略的堂兄弟归附了隋；接着，次年二月，他叔父降隋。沙钵略力量大为削弱，又怕后方遭到另一少数民族契丹袭击，于同年秋天向隋投降。

隋攻突厥虽然费了好几年时间，但由于出色运用了谋略，没有损耗实力，紧接着，隋文帝马上开始筹备伐陈的战争。

隋军南下灭陈

开皇五年(585年)七月,沙钵略可汗臣服,十月,隋文帝即命大将杨素为信州(今四川奉节)总管,打造舰船,训练水师。

水师是伐陈战争必须的,但水师也只能是战争准备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隋文帝问高颍关于伐陈的方略。高颍回答说:

“我以为伐陈宜用误敌、疲敌、弱敌之计。三计既然实行,水师亦准备就绪,必能一举平定江南!”

“你先说说这误敌是怎么回事。”隋文帝一下给引起了兴趣。

“江北地寒,田里的庄稼成熟得晚;江南土热,且有水田,收成要比北方早。咱就在江南收获季节,稍稍摆一点进攻的架势,扬言要过江袭击。陈朝只要听说,一定会屯兵守卫,人马一动,庄稼遭殃;农时一过,收成大减。而咱们干完了威吓的事,回过头来收获自己田里成熟的庄稼,一点也不违时不误事。”

“唔,好计,好计!”隋文帝大笑,“那疲敌之计呢?”

“疲敌之计与误敌连用,但又可单独使用:每回陈军闻警集兵,守卫备战,我即解甲北归,下一次,再来一遍。次数一多,陈军习以为常;以后真的发起进攻,也会以为是装装

样子的。我乘陈军犹豫之际，迅速过江，登陆冲锋，兵气百倍——”

“必能一举破陈！”隋文帝接过话茬说。

“对了。”高颍顿了顿，说完了他的第三计，“还有，江南地方积贮粮食，大多是竹舍茅屋，更没有像北方那样用地窖的。咱们可以派些人过江去，暗暗放火，烧光他们的粮食。他再造竹舍茅屋，我再放火烧掉。行此弱敌之计，不出几年，就可以使江南财力俱尽！”

三计中的两计，直接影响到江南老百姓的生计，但为了削弱敌人，才顾不得那么多哩。隋文帝当即采纳，并开始实施。

与此同时，杨素、贺若弼等将也争献计谋。其中有一位刺史崔仲方，提出了分为两个战区的作战方案。具体说，就是将武昌（今湖北鄂城）以东，作为长江下游战区；以西，作为长江上游战区。下游作好秘密渡江的准备，上游则大造顺江东下的声势。如果陈军将下游部队西调，重点防守上游，那么，下游隋军可乘虚渡江猛攻，一举拿下建康；如果下游陈军守着原地不动，那么，上游隋军当真沿江东下，下游隋军同时发动，一起强攻江南，陈军同样难以防御。

这又是一条好计。

于是，隋文帝命令杨素，造战船的时候，故意将碎木片扔进长江，让它漂到下游，威吓陈军，让敌人以为隋军将要沿江东下。

他又命驻军于下游的贺若弼等，一边秘密作好进攻江南的准备，一边实行高颍提出的误敌、疲敌、弱敌之计。贺若弼聪明得很，实行三计时还有所发挥：常常在适当的时候，集

中军队，大张旗鼓，制造声势。陈军以为隋军即将渡江来攻，急忙调兵遣将迎战。可是隋军只是摆开架势吓唬吓唬，转瞬之间即烟消云散。江北的隋军，还常常到长江边上打猎，闹得人喊马嘶的，扰得陈军心神不宁，却又不见来攻。贺若弼甚至悄悄叫人把军中的老马卖到江南，买回船只，不光好船，破船也要，前后买了五六十艘破船。他把好船隐蔽起来，沿江只漂泊着那些破船。陈军见北边只有些破船，更加麻痹轻敌。

两年过去，杨素在长江上游建成了规模宏大的船队，练成了兵精将勇的水师。造出的战舰有大型的“五牙”，甲板上耸起船楼五层，高一百多尺，容载士兵八百人，左右前后设置六副高五十尺的“拍竿”——可能就是抛石机，也可能是类似高架跷跷板的东西，它的一头由士兵操纵，另一头是沉重的石块，能拍击敌舰，把它打沉打碎。比“五牙”小一点的是“黄龙”，可乘百人。另外还有小型的平乘、舴艋等战船。

这两年中，高颀的误敌、疲敌、弱敌计策也发挥了充分的作用，扰得陈朝人心惶惶，国力大弱。

开皇八年（588年）三月，隋文帝为制造舆论，争取人心，下诏宣告陈后主二十条罪状，并抄录成三十万份（当时中国已发明印刷术，也可能是刻木版印的三十万张传单），派人到江南散发。

隋文帝列举的陈后主二十条罪状，如诛杀贤良，纵容小人，大造宫室，穷奢极欲，等等，全都确有其事。当杨素在上游造战船、练水军时，陈后主在建康建高阁，拥嫔妃，高阁的门、窗、栏、槛全用沉香木、檀香木制成！当隋文帝在北边紧锣密鼓备战南征时，陈后主昼夜腐化享乐，有位大臣

向他直谏：“隋军压境，陛下如不改弦更张，亡国就在眼前！”他大怒，竟当即把那大臣杀了！

当年十月，隋文帝部署进军。

隋军上游战区分兵三路：隋文帝第三子杨俊率水陆军由襄阳进军汉口；杨素水师出三峡东下；荆州制史刘仁恩率军出江陵，与杨素会师。

下游战区兵分五路，中间三路为主力：隋文帝次子杨广出六合；韩擒虎出庐江；贺若弼出广陵；另外两路为东、西两翼，配合主力进军。

这是中国历史上继西晋灭吴之后的又一次规模浩大的渡江战役。

为配合军事行动，隋文帝扣留了陈朝派到隋的使者，以免走漏消息；又派大批间谍潜入江南，进行破坏与扰乱。

十二月，隋八路大军都已集结待命，只要一声令下，战争马上爆发。

可是这个时候，陈后主毫无强邻压境之感，依旧纵玩享乐，虽然覆亡迫于眉睫，照样弦歌不息。他甚至下令，要长江防线的战舰，于元旦（农历正月初一日）那天会集于京师，作“元会之庆”，以歌舞升平！

扼守江防的陈军将领，多次将隋军即将进攻的军情，火急报告朝廷，但急报都叫奸臣扣压了。奸臣说：“这是常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有头脑的文臣武将，多次请求出兵，以加强京口（今江苏镇江）、采石（今安徽马鞍山长江东岸）等地的防备。陈后主回答：“元会之庆将近，这么兴师动众，给隋知道了不是要嘲笑我国惊惶孱弱么？”

直至战火已经点燃，陈后主还从容对左右侍臣说：“王气在此！从前齐三次来犯，周两次来犯，不都败退了么！”

奸臣头儿都官尚书孔范，大言不惭地呼应皇帝的妄自尊大：“长江天堑，自古以来就是南北限隔，敌军岂能飞渡！那些守边将领企图报功，所以妄言情况紧急。我常嫌自己的官还不够大，要是敌军渡江，我趁机立战功，定可升任太尉公！”

就在这年年底，隋上游战区首先发动了进攻。

杨素率水军出信州，与刘仁恩会兵，东出三峡。陈军在巫峡设有三道拦江铁链。隋军猛攻，损失达五千人。陈军将死伤隋兵的鼻子割下作为请功依据，这一行径大大激怒了隋军。但隋军抓到俘虏，杨素一律释放，这一做法大大瓦解了陈军。

鉴于陈军江防严密，杨素与刘仁恩改变战术，登岸从陆上进击，大破陈军，然后除去了拦江铁链，继续从水路东下。

与此同时，杨俊也已进军汉口，与陈朝守军对峙。部将请求出击，可是杨俊信佛，因怕杀伤生命，竟不许。任命这样的将帅，自然是隋文帝的疏忽，不过还算好，这个地方仗虽没打成，多少也牵制了陈军的兵力。

长江下游战区，于开皇九年(589年)元旦正式发动进攻。那一天建康、京口一带大雾锁江，而且下游的陈军早给隋的“疲敌”计麻痹，更由于当日陈军江防战船差不多都集中京师开“元会之庆”去了，贺若弼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广陵渡江，进袭京口。

与此同时，韩擒虎从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夜渡，抵达采石。那儿的陈朝守军都在欢度新年，喝得七颠八倒，隋军一下就把采石占领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晋王杨广派行军总管宇文述率兵三万渡江，直指建康城西。

京口、采石陈朝守将异常惊慌，急忙派遣飞骑驰告建康。

陈后主发觉隋三路大军已逼住了建康，这才感到事态严重，于初三召集大臣们商议军事。

第二天，他下诏宣告自己将御驾亲征，命萧摩诃、樊毅、鲁广达三人为都督，又令驻泊在姑孰（今安徽当涂）的水军赶快东下，入卫建康。

初六，贺若弼攻克京口。隋军军纪严肃，秋毫无犯。有军士向老百姓沽酒，贺若弼立即下令把此人斩了首。他还把俘虏的六千多陈兵全部释放，并发给粮食，使他们广泛宣扬隋军的恩德。

次日，贺若弼西进，逼到建康城东的钟山。

同一天，韩擒虎克姑孰。韩擒虎是文武全才，江南父老久闻大名，许多人到军营请求接见，实际上是表示归顺隋朝。

久经沙场的萧摩诃预感到建康行将失陷，向陈后主提议：“贺若弼军刚到钟山，趁他立足未定，出兵掩袭，必可大破敌军！”

但陈后主只是称赞了他一番，却不听从他的建议。

陈军不出击，隋军却要来攻：贺若弼从北路，宇文述从中路，韩擒虎从南路，三路大军，包围了建康，一步步进逼。

这时建康城中的陈军，连同刚刚从东南方向调来由任忠率领的援兵，共有十几万，按说完全可以与隋军决一大战。可是，几位将领提出的御敌方略，陈后主一概不听，只是昼夜啼哭。

到正月中旬末，陈后主像讲梦话一样，忽然说：“这么下

去，我心里实在烦透了，可请萧将军出击打一下。”

这种想法做法，原不是最高统帅该有的。任忠眼见交战的时机已丧失，叩头苦谏，请求坚守，等待各地援军到来再出击。

孔范却鼓吹：“打！打个大胜仗！我们为陛下刻石纪功！”

陈后主来了劲儿，立即变更部署：以樊毅守西北，拒宇文述军；任忠守南门，拒韩擒虎军；而命萧摩诃、鲁广达、孔范等，在城东连结成南北二十里的战阵，准备出击贺若弼军。

陈军既然连阵二十里，作出击攻战部署，就该具体决定，谁为诸军统帅，谁先出战，谁为后继，谁作侧翼，谁设埋伏。可是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这“出击”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陈军刚刚动作，贺若弼就带着几名轻骑，驰上山冈观察形势；见陈军列阵未定，立即下令冲击。

鲁广达倒也能战，率领将士冒死拒敌，打败了隋军。

贺若弼检点队伍，只损失了二百多人；而陈军那边，打了胜仗反而大乱——原来，那些当官当兵的，都抢割了人头，争着去向陈后主请赏，队伍哪能不乱！

既然如此，贺若弼重整了旗鼓，迅即再次出击，进攻鲁广达边上敌阵最南面的孔范军。

孔范平日自称“万人敌”，其实最没用场，一交锋就败，立时三刻死了五千士兵。

贺若弼乘胜北进。萧摩诃没防到隋军会从本军南营而来，等发觉，来不及了，竟被生擒。

陈军列阵于建康城东的二十里战线，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只有鲁广达还带着部下死死抵住贺若弼军，直到天黑之